

惠州文脉【花地·西湖】

芝麻大的事儿

□胡玲

儿时的味道

□胡玲

儿时的“六一”节在记忆里几乎找不到痕迹了，仅依稀记得，只有两年学校举行了专门的庆祝活动，都是乡里的电影放映队来学校礼堂放了电影。放的什么电影，也完全没有印象了。只依稀记得，当时同学们都很兴奋，真的像过节一样。大白天本来不适合放电影，但礼堂原本是座破旧的祠堂，光线昏暗。把四面的门一关，里面黑黑的，正好可以放电影。

那是40多年前，在小山村过“六一”节，大多数时候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仪式，没有活动，不可能有礼品。过节虽然不讲究，但平淡如水的每个日子，倒也不乏童趣。

在山野里寻找美食，就是那时常玩又充满乐趣的活动。春天，山茶树上花开过后，能找到酸酸甜甜的“猪耳朵”。一场春雨过后，山脊上小竹子丛中便会冒出很多小竹笋，我常常与伙伴们在捡柴的间隙里，寻找竹丛，屡有斩获。小竹笋先用沸水煮过，浸泡后切成丝，多放点油煎，便是那时大快朵颐的佳肴。野野蔷薇新长出的嫩条也是极佳的美味，不大会功夫就能采一大把，把皮撕掉，吃得津津有味。

夏天，禾苗长成三四十厘米高的时候，就是叉泥鳅的最佳时节。晚上，提一盏油灯，拿一支叉子，背一个小篓子，和小伙伴在田埂上缓缓而行，看准了禾苗间的泥鳅，一叉子戳过去，滑溜溜的泥鳅就被夹住了。一个晚上可以收获好几斤。那时谁也没想到，泥鳅可以卖钱，都是自家吃了。吃不完，就制成腊味，慢慢吃。那段时间，遍野都是游动的油灯，是孩子们玩乐的好时光。只是至今不明白，捉泥鳅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在晚上。用棉花钓鱼则是小伙伴们雨后的项目。下雨后，用一根细丝绑上一小团棉花，丢到池塘里，

有一种鱼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有半个小指长，没有骨头，常常咬住棉花不松口。虽然钓上大半天，通常也只弄到一小碗，但乐趣在钓不在鱼。

秋天，山上的野莓熟了，那里是小伙伴的快乐王国。野莓很小，成熟时红中发黑，极甜，长在一种说不上名字的带刺的藤状植物上，刺很锋利。这种藤状植物生长在石头之间的贫瘠土壤里，摘野莓通常要爬石头，有点危险，是个带点刺激的技术活。野莓熟了，叶子也掉光了，光秃秃的刺很伤人。摘野莓需要非常细心，一些小伙伴常常弄得满手是血，但乐此不疲。幸运的是，我从未被刺伤过。最多时，一次摘了好几斤，除了自己吃，还拿回家献给父母，心里美滋滋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野石榴以及各种普通话不知如何表达的野果让大家格外兴奋。有些野果是不能吃的，蛇莓就是一种，长得极其艳丽，但什么能吃吃什么不能吃，小伙伴们都懂分辨。

冬天，印象最深的是，拔黄丝茅根。找到黄丝茅，顺藤拔根，根汁多很甜，与小伙伴们分享其乐无穷。在种过花生的地里找嫩苗，也是一大乐趣。花生是收割不尽的，总会留下花生粒，过一段时间就发芽长苗了。刚长出的苗嫩嫩的、肥肥的、甜甜的，生吃或是煮着吃，味道鲜美。

40多年过去，如今村里的孩子们生活条件已与城里孩子相差无几，儿童节也在丰富的活动中享受着各种祝福与精美的礼物，平常的玩具与游戏都很新潮，早就没有人上山玩乐，山上小道也已荆棘丛生寸步难行。

也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过儿童节的方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儿童的生活方式，但童心不变。童心在，童趣就在。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童趣不乏生存的智慧。

彩缕碧筠粽

□官凤华

采粽糍、裹青粽，颇有诗经中采薇采芣的浪漫风情和古典意蕴。

故园端午弥漫醇厚粽香，泼洒浓郁风情。常见窈窕村姑穿行于菁丛中采粽叶。刚采下的粽叶，青翠欲滴，新鲜碧澄，散发出幽幽清香。水色淋漓中，有俊俏村姑担一篮粽箬在小巷里翠生地叫卖。她们软软的脚步，水蒲般的腰肢，一副青竹扁担在圆肩上直晃悠。青碧的粽箬养在水桶里，清脆的吆喝声回荡在大街小巷，音韵绵长。

裹粽子讲究技巧，多为心灵手巧的婆婆或媳妇。祖母和母亲都是裹粽子的巧手。我们喜欢蹲在旁边看着学着裹着。浓郁的柳荫下，她们先把翠绿的箬叶煮洗干净，在雪白的糯米里掺上赤豆、蚕豆、红枣、花生米或肉末儿，拌匀了待用。

母亲把箬叶卷成锥状后，用勺子把拌匀的原料灌入，紧接着麻利地将粽叶三绕四一包，包扎，打结，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就诞生了。一缕夕光涂抹在母亲手上，如镶了一层霜。

母亲会裹好几种粽子，有犄角对称的菱米形的，细挑女人的小脚形的，犀利峭拔的斧头形的，粗放筒朴的草把形的。小粽子拎在手中，像一件精细的工艺品，玲珑别致，清新秀雅，怡情悦目。粽绿，纯粹明艳，凝聚了水乡的韵致和素婉。

裹好的粽子放在铁锅里蒸煮。随着灶膛里豆秸噼啪啪的燃烧声，沸水也咕嘟直响，满灶间都是袅袅的水汽和扑鼻的清香，直润肺腑。我们盯着锅沿，垂涎欲滴。煮熟的粽子捞出锅，养在凉水里，天天换水，可储存十来天。那口铁锅将端午的清涼与滋味深蕴其间，青粽汤水融进亲人的丝丝呵护。袅袅水汽中，各式青粽逐渐在沸腾的水里敞开心扉。

朝思暮想的麦子，千辛万苦的麦子，赏心悦目的麦子，它们是父亲最自豪的风景。

一周的麦假在煎熬中结束。回到学校，许多同学又黑又瘦像丹炉里炼过一般。收麦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担当，我走过的麦季不过是诸多辛劳农事活动的冰山一角。比起伟大的父辈们，我的体验肤浅而单薄。那些毒日炙烤、汗水泛滥、疲惫如泥的日子换来的岂止是沁人心脾的麦子，更是农家直面人生苦难的气魄。麦季就是一堂欲扬先抑、苦尽甘来的生活课。



归途 □李昊天摄



晚霞伴归

□李昊天 摄

然不觉。麦季的天空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明明晴空万里，一顿午饭，飘来几朵闲云，越聚越多，逐渐暗淡了阳光。

晚饭是母亲做的手擀面，菜是土豆丝，每人一个咸鸭蛋。麦季，家里很少吃肉。匆匆吃完晚饭，争分夺秒将一排排麦子捆成麦个。父母、哥姐都是行家里手，他们铸造的麦个粗壮结实，麦地一站，稳如泰山。我的麦个弱不禁风，时常倒地不起，狼藉一片。父亲一语破的：麦捆根，谷捆梢，芝麻捆在半中腰。你那麦绕子力小，忙捆不到位。

无数的麦个错落有致地立在大地上，气定神闲地期盼着人的召唤。

运输农具只有木制平车。几十捆麦个堆成一座小山，柴绳一刹，一车麦子就装好了。麦地疙疙瘩瘩，平车晃悠悠，过埡沟，爬地头，颠颠簸簸，遇上爬坡拐弯，平车重心不稳，一个趔趄，车子歪倒，撒一地麦粒，一车麦子只好重新组装……

运完麦子，村庄已灯火阑珊，不觉困意来袭。西天火光闪烁，父亲一番思付，果断下令，把散落的麦个堆起。

树起一把草叉，马灯高悬，打起精神，扔的扔、砌的砌，马不停蹄，在声声呵欠里，一座硕大的麦垛山拔地而起。鸡鸣虫唱里，人困马

乏，目光迷离，沿着渠埂跟踉跄跄地摸回家。父亲每次都在最后，他是全家的舵手。

如果夜雨绵绵，可以没心没肺一觉睡到天明；倘若只是虚惊一场，云开雾散，须早早起床。揭去雨布，拆掉发热的麦垛，立即放场。一家子拿叉刀刀，一忙小半天。

近午的阳光晒得麦子哗啦啦作响，父亲牵牛套碾，由里而外，一圈圈碾压。烈日下，黑瘦的父亲汗流浃背，一边喊号子，一边驱赶蚊蝇。水牛精神抖擞地配合着父亲的举手投足。在我的心里，忙碌的农人和牛没啥区别，都有着共同的心愿——侍弄好麦子。

午后，父亲轧完麦子才回家吃饭，泡完澡的水牛在树荫下大快朵颐。家人你来我往，一会就翻完场，将麦场四周清扫干净，然后，躲进树荫下小憩。麦季午休像流星赶月，短暂而迷人。倚树下，双手揉膝，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冥冥中，我又听到父亲洪亮的号子声……

……被姐姐叫醒已夕阳高树，一场麦子大功告成。碌碌碾过的麦秸变得轻松雪亮，有些化成碎末。冬天铺床、揣枕头格外暖和。比起割麦，起场轻松多了，但纷纷的草尘令人不胜其烦。草叉挑起一团云朵，伴随双手不停地上下抖动，麦粒纷落如雨，草尘疾飞如蚊似雪，

直扑人的头发、眼睛、鼻孔、嘴巴……拾掇完大件麦秸，搂去上面的浮草，将裹着麦粒的碎末推成一线，用水歇集集成小丘，再把贴地一层麦粒扫起，麦场顿时豁然开朗。

傍晚的风时断时续，父亲手持木锨裸着双脚，大哥戴草帽拖扫帚。父亲铲起一锨物什用力撒向高空。他的动作干净利落，潇洒洒脱。沉甸甸的麦粒哗哗下落，干燥的麦穗与干燥的糠叶随风飘到下游。落在草帽上的麦粒四下飞溅，大哥不停地摆动着手中的扫帚掠去麦粒上的杂质。麦粒越积越多，最后成了馒头……扬着扬着，风骤然而止，一锨杂物原封不动落到馒头上，大哥赶紧用扫帚扫弄，并迅速掠去上面的浮草。有时，风突然改变航向，杂物劈头盖脸扑向父亲，父亲躲闪不及，粘一身麦糠。他狼狽地摇头抹脸吐沫抖衣；有时，风突然发力，父亲随之加快节奏……

看着父亲精彩的表演，我也想试试，但每次出手，不是动作跑偏，就是拖泥带水。父亲说，隔行如隔山，娃子的功夫应在书本上。直到他去世，我都未能如愿。父亲大概是希望我不要重蹈他的人生。

村庄万家灯火，一场麦子在父亲与大哥齐心协力下风吹扬尽，终于落下帷幕。父亲的手脚，脸颊犹如夜色。瞧着一堆灿烂圆润的麦

粒，忍不住脱下鞋子，麦粒亲吻着我的双脚，温暖而舒心。月朗风清的夜晚，收割后的麦地雪亮一片，蛙声如潮。这样的理想天气在麦季里并不多见。记忆里的麦季天空多是暗淡无光，那是阴雨绵绵的迹象。将麦子装进蛇皮口袋，一车车运回家。乡村土路坑坑洼洼，遇到上坡，路过的乡亲都会搭把手。气喘吁吁地把一袋袋麦子倒在堂屋地面，草屋也弥漫着麦子与泥土的气息。

天一放晴，立即请出宅在中家的麦子，拉到麦场上晾晒，用竹耙不时搂拨，层层掠去上面的麦余头，刚健的父亲动作轻柔如清风抚水。他俯身抓起一把麦粒，捻一粒含在嘴里，麦粒在父亲的牙齿间咯嘣咯嘣响。他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朝思暮想的麦子，千辛万苦的麦子，赏心悦目的麦子，它们是父亲最自豪的风景。一周的麦假在煎熬中结束。回到学校，许多同学又黑又瘦像丹炉里炼过一般。收麦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担当，我走过的麦季不过是诸多辛劳农事活动的冰山一角。比起伟大的父辈们，我的体验肤浅而单薄。那些毒日炙烤、汗水泛滥、疲惫如泥的日子换来的岂止是沁人心脾的麦子，更是农家直面人生苦难的气魄。麦季就是一堂欲扬先抑、苦尽甘来的生活课。

樱花城堡

□夏杨

一季一季的岁月轮转
我想起，或是淡忘
你都在古堡下的暖阳里
静默或者等待
迎候着春风、春雨

自那一年打此离开
走向人海深处
我就被霓虹裹挟
只在无数次恋恋的回望中
追忆和怀念着
你的芬芳

城堡里琴声响起
是谁又拨动了吉他
一如当年同样年轻的我们
推开窗，独对一树繁花
独对一窗落伽

还有人，在细雨新停的日子
在明月初升的时刻
斜倚在樱花树下
弹奏关于春天的心情
和关于明天的憧憬

我也曾如此怀想
如此在樱花城堡里眺望远方
以至于此后余生
每到细雨迷蒙的时节
就会逃无可逃地
害起相思

出发的，或者走过的地方
无论是故乡还是异乡
那些曾留在时光中的故事
都变成了梦中风景
成了生命里总是纠缠不休的
心心念念

麦季短歌

□石毅

一幅金色油画以浩然之气铺向天际。油画之上，灵动的燕子欢欣起舞，云雀讴歌着丰收良辰。布谷鸟在村庄间穿行，催促着农家割麦插秧。

田园虽美，但农事艰辛，尤其在农耕文明依然故我的岁月。麦季，大概是我这辈子经历的诸多农事活动中最辛苦的差事。

14岁那年，麦假第一天天刚麻麻亮，我就被家人唤醒，揉着惺忪的睡眠，呵欠连连，拿着凉馍边走边嚼。上中学的年龄，肩膀渐宽，体力渐长，在农村算得上准劳力。

西南风如火如荼，满腹经纶的麦子化成壮阔的黄土落在大地。农田里蠕动着蚂蚁一样忙碌的人群。

风吹云散，阳光肆无忌惮。手持镰刀俯身大地，一排排麦子幸福地躺在脚下。没风的时候，田野变成蒸笼，泉涌的汗水不知不觉潮湿我的后背前胸、头发脸颊，直至每个毛孔。麦芒刺穿袖口，手臂扎出许多红色斑点，麦上灰尘乘虚而入附在斑点、汗水一浸，又痒又痒，难受极了。忍不住挠两下，母亲喝道：“别动，会发炎的。”

每收完一块麦地，像了却一桩人生大事，一屁股坐在田埂上，任由风吹日晒，半天懒得起身。割一天麦子，手掌会鼓出亮晶晶水泡，腰板又酸又疼，床上一躺，酣睡如泥。即便蚊虫叮咬，也浑